



2014中国 随笔年选



花城年选系列

朱航满◎编选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花城年选系列

朱航满◎编选



2014中国 随笔年选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4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7387-6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389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篆刻: 朱 涛

责任编辑: 林 菁 蔡 安 欧阳蓓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四联视觉传达

-
- | | |
|------|--|
| 书 名 | 2014 中国随笔年选
2014 ZHONG GUO SUI BI NIAN XUAN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9 1 插页 |
| 字 数 | 330,000 字 |
|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锦绣与烂漫

——序《2014 中国随笔年选》

朱航满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元化先生曾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颇得学界广泛认同。然则，直到今天，学术界之缺乏思想以及思想界之缺乏学问依然令人叹息。制造学术垃圾的八股文章以及缺乏学术积淀的胡言乱语，简直是充斥眼球，也由此可见，能够真正做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可谓难矣。或更由此谈到当下的随笔写作，我便想借用王先生的这一句式，谈谈我心目中的随笔，乃或是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与有学识的作家之文。学者文章有锦绣绵密之妙，作家文章为天然烂漫之美。一般来说，学者撰写谨严周密的论文，特别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得多数学者的论文逻辑严密、论述周全，但面目呆板、缺乏情趣，甚至也压抑了才情的发挥，但对于真正有才情而又有文体自觉的学者来说，其或者有“另一套笔墨”，也或者能够使笔下流淌着才识俱佳的好篇章，诸如陈平原所倡导的“大学者写小文章”，也或者如钱锺书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均是有真才情也有真学问的好文章，也是我所喜欢的随笔佳构。

之所以钟情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乃是能够较为轻快地了解到研究者的心得体悟，并能从中嗅觉到一种酒香弥漫的气味。可以说，这样的文章是论者的才情使然，同样还是一种文体上的个性自觉。然则，有这样文体自觉的学者少之又少，令人遗憾。反倒是一些老派学者，或者是承传了老派学者遗风的当代学者，才能够较为自觉地去摆弄自己笔下的文字，诸如我读学者顾随的《中国古典诗词感发》，便能深刻地感受到先生对于中国诗词的研究已经融化于胸的学问境界，故而能够以点滴感发的形式漫谈中国诗词的美好与神采；再如我读学者缪钺的著作《诗词散记》，也同样有类似的

感受。缪钺以随笔的形式来论说唐诗宋词，看似传统实则现代，他是以现代的思维谈论古典，令人耳目一新，却自有一种缜密与细腻。当代以来，诸如钱锺书的《七锥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通释》、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冯象的《政法笔记》、李洁非的《典型文坛》等等，是学术论著，但又何尝不是颇具才情与识见的随笔佳作呢？

我同样还钟情有学有识的作家之文。作家是敏锐的观察者、感受者、发现者和记录者，但同时还须成为有思考、有识见、有情怀的写作者。提倡作家学者化，在我看来是不切合实际的，那样或许会遏制作家的才情，甚至使得作家陷入到论证与考据的沟壑而进退不得，甚至是畏手畏脚，最终难以写出令人满意的篇章。学者与作家之间，本无强制性的个人分工，但绝对不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工作。但我赞同作家要多读书，多思考，更多一些个人的见地、理性的思考与文化的底蕴，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耐读，才有趣，也才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不至于那样容易地一惊一乍或被炫目的表象所迷惑。但我们也不必要用学者的深度来要求作家，却可以从作家笔下的观察与思考中得到更多鲜活的感触与启发。有学有识的作家能够写出不一样的文章，诸如孙犁、黄裳、汪曾祺、杨绛、木心，等等，他们笔下的文字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是文化的积淀与修养，是人生的见识与修炼，是精神的超拔与升华，故而令他们笔下的文字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与气象。

恰巧在编选2014年的中国随笔年选时，这几位我所喜爱的作家，几乎都有论者谈及。诸如关于孙犁，学者孙郁便有精彩的文章论及。在《孙犁的鲁迅遗风》中，孙郁将孙犁放在“五四”的精神传统之中予以论述，但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因缘，孙犁晚年的文章之所以沉郁老辣，乃正是接续了“五四”特别是鲁迅的精神传统，他暗自以鲁迅为标杆，甚至读鲁迅读过的书，从而完成了文章境界的衰年蜕变；再如汪曾祺，其子汪朗在《“老头儿”三杂》中谈到了汪曾祺的魅力之所在，乃是读杂书、吃杂食、写杂文。可以说，汪曾祺的杂览与杂写，实际上接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法脉；而对于木心来说，陈丹青在《孤露与晚晴》中，则以深情热诚的笔触，追忆了木心浪迹纽约的写作与生活，也写了木心的归来和远去，以及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文学财富。琐碎的往事勾勒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与情趣，也于不经意中看到了他谜一般的人生经历、艺术修炼、文学造诣和学识底蕴。显然，木心是一颗艺术的“孤露”，也是一种人生的“晚晴”。

但遗憾的是，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当代作家，却是少矣。毕竟孙犁、

黄裳、汪曾祺已经远去，我们只能在不断重读他们的旧文 come 感受那份卓绝的才情与识见。或许还有邵燕祥、李长声、张宗子、止庵这样的当代作家令我们期待，诸如邵燕祥对于往事的记忆与深思，李长声对于日本风物的考证和介绍，止庵对于知堂法脉的研习与追模，张宗子在海外读杂书写笔记的那份寂静与自守，都是值得我们为之流连的。而已愈百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其文章修炼，更是达到了一种大象无形与大音希声的高妙境界。当然，作家文章中，我也常常被张承志所吸引，他的纯粹，他的孤傲，他的追寻，他的思索，虽然对于其关注所在，我个人也时有难以认同之处，但对于他笔下流淌的文字，却时刻保持着一一种敬重的态度。再还有韩少功，我曾为他的众多充满思辨与智趣的学术随笔所惊艳，但他的长篇新作《革命后记》，却令我失望，这种企图跨界来论述历史和讨论现实的勇气值得钦佩，但其间充斥的那种漂浮与狐媚，令我感到惊异。这种感觉，其实早在读他的那册为人称道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已有感触。

谈论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在 2014 年则有两篇同题文章值得关注。学者张鸣的随笔《父亲的赎罪》与小说作家胡发云的随笔《父亲的“交代”》，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篇文章均写到了他们各自的父亲，也写到了父辈的往事和命运，但却互为补充，展示了一代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相似遭遇。他们的父亲均曾在 1949 年以前为国民党的低级军官，一位在革命成功后因为背负了沉重的历史罪责，从而不断地试图通过自我惩罚式的赎罪来减轻那种被认定的罪责，而另一位则在革命成功后不断通过掩盖、回避甚至是改写自己的历史来试图逃脱新时代的惩罚。不管他们在易代之前曾有过多少的艰辛与荣耀，也不管是他们在鼎革之后为新社会做出了多么沉重的付出，他们都须用自己的一生来书写小人物与大时代的错位。张鸣是历史学家，有才情也有担当；胡发云是小说作家，有担当也有情怀，他们在追寻父辈的人生历程中，试图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时代的荒谬与残酷，从而以自己的笔触共同完成了历史的另一种见证。在这一点上，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达到了几乎一致的深邃与澄澈，我为张鸣的动人才情赞叹，也为胡发云难得的史家情怀感慨。

张鸣与胡发云的写作追求，令我想到了捷克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名言：在真实中生活（LIVE IN TRUTH）。在面对 2014 年的随笔写作时，我在更多学者的随笔写作中看到了这种坚守道义的追求，诸如谢泳对于陈寅恪有关中国小说的阐发与钩沉，赵园关于《吴宓日记》中有关旧学人与新时代的错位悲剧，陈徒手对于陈荒煤命运的细心钩沉与发微，康正果对

于施蛰存的晚年境遇的侧面描述，章诒和关于大律师张思之及其新书的深情论述，张霖对于作为青年学人的丈夫张晖不幸早逝的追问，如此等等，都是试图通过对于知识分子这一个案的深入挖掘，以微小的切口而更多地来展示时代的横截面。他们在论者的笔下，或被称为历史的“被发掘者”，或以“精神知音”论之，读来常有沉郁顿挫之感。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张霖的随笔《君子永逝，我怀如何？》，这位失去“君子”张晖的青年学者，以其沉郁动情的笔触，不仅发出爱人逝去的天问，更叹息了当代学人在坚守中的安贫乐道，同样还嘲讽了我们这个时代对于追求真知者的盲视、腐败与僵化。我从这些微言大义的文章中，既看到了专业的厚实底蕴，也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升腾气象。

如果揭示真相是写作者的一种权利，那么对于自由的追寻，对于革新的探究，对于科学的普及，也同样应是写作者的一种权利，在2014年，这些人类共同关注的理念成为学者们笔下奏响的曲调，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得到了一次次精神的洗礼与灵魂的冲击，尽管它们宛如微星一样散落天际，却令我们读来油然感到温暖。诸如浦实在《自由之路》这篇长文中，详实而独到地写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精神地图，特别是其在度过漫长的监狱岁月中的强大毅力，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与挣扎的一个永恒的情景；王晓渔在随笔《“狮子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一文中，向我们描述了作家奥威尔在追求自由付出的心灵煎熬。王晓渔与浦实两位笔下的奥威尔与曼德拉，堪称是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领袖，而江弱水与林贤治两位学者，他们其中一位试图通过评价一本描述前苏联知识分子的著作《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而另一位则试图评价一本描述捷克历史的著作《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共同表达了政治极权对于自由的扼杀，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恐惧、压抑、冷漠和萧瑟。

人类追求自由的脚步从未停止，而对于自由的赞美、维护、论述乃至争议，也从没有停息。同样，关于“改革”与“革命”这一对词义相近的词语，也还是一个与我们息息相关却难以真正说得清楚的话题。2014年同样如此。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学者李零的《从燕京学堂想起》则颇有几分他当年写出《大学不是养鸡场》这样妙文的回响，可谓嬉笑怒骂，辛辣尖锐，其中一句“钱在账上不得不花”，可谓是对当前诸多改革的一种特别尖锐的解读。

诸如李零、冯象等人的文章，在我看来，非有学识、有才情、有关怀的大手笔所难以完成，这也正是我更看中有才情的学者之文的原因所在。

正如学者叶嘉莹在论及古典诗文时谈到：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其心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她进而指出，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的理念的层次。那么，在科学的研究与普及上，更是如此，而非一般文采风流者所能完成，她还说，文采再风流，那也不过是第二等。我更看重那些能够拥有“第二支笔墨”的学者，他们不经意的妙笔却常有令人喜悦的境界。诸如冼鼎昌和沈致远两位，他们都是科学院的院士，可谓学有专长，但他们对于精神的追求，对于艺术的修养，都达到了老尔弥精的地步，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融通。冼鼎昌院士的文章为《门外谈美》，副标题则是“科学和艺术的美学比较”，引经据典，典雅洒脱；沈致远院士的文章《以简驭繁》和《文尚思》，则通过科学领域来启发人文学界，告知简洁与思想的本真魅力；令我更为欢喜的，还有科学史研究专家江晓原的专栏写作，诸如他的《〈自然〉究竟是一本什么杂志》和《〈自然〉杂志与科幻的不解之缘》，谈论大名鼎鼎的顶尖科学杂志《自然》，剑走偏锋，妙趣横生，乃是才学并茂的科普佳作。

可以说，有才情的学者之文与有学识的作家之文，皆为我所爱。但在我看来，有才情的学者更多的是造化，多一个则是文章之幸；而有学识的作家更多的是修炼，多一个则是读者之福。以我所见，近年来的文章佳构，有造化的学者文章多，而有修炼的作家文章少，此不可不令人叹息。而诸如像钱锺书先生这样有两副笔墨，能够同时在写作与研究两个领域皆有高妙造诣且卓然成家者，则又是少之又少了。为此，我期待能够有更多学者能够拥有第二支笔，以大才情写小文章，也更期待更多的作家能够写出妙趣横生又学识才情具佳的好文章。这两者似乎都有近年来颇遭诟病的代表，但我以为虽有种种瑕疵，但其学识与才情也均还堪称优异。前者便是写出《文化苦旅》的余秋雨，其在戏剧史研究之外写出大量文化散文随笔，影响极大；而后者便是台湾的蒋勋先生，其一系列的解读中国古典诗词的随笔文章也是受众极多，其间自然不乏博识与见识，更有才情令人艳羡。今年的随笔年选，我选了蒋勋先生的随笔《西湖》，看他从杭州西湖谈到古人、谈到风景、谈到艺术，颇有率真烂漫之美，所谓风流洒脱，圆融绵远，也定是学问之气象与底蕴。读蒋勋随笔，似月下清泉流淌，又如暖春微风拂面，不妨闲来展卷一读乎。

2014年10月20日夜改定，北京

目录 contents

朱航满 锦绣与烂漫——序《2014 中国随笔年选》/ 001

辑一

刘小东 以色列绘画日记 / 001

李大兴 黑胶流年 / 007

徐冰 天书 / 013

颜榴 礼帽与手杖 / 021

辑二

蒲实 自由之路：曼德拉的精神地图 / 027

王晓渔 “狮子要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 / 048

江弱水 醉虾是怎样制成的？——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054

林贤治 同在寒星下——读《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 059

辑三

李零 从燕京学堂想起的 / 065

王彬彬 《革命后记》补注 / 070

祝 勇 耻感之轻 / 077

辑四

冼鼎昌 门外美谈——科学和艺术的美学比较 / 081

沈致远 以简驭繁（外一篇） / 090

江晓原 《自然》究竟是一本什么杂志（外一篇） / 095

严 锋 我们都是来自星星的你 / 101

辑五

徐城北 沈从文组曲 / 105

陈丹青 孤露与晚晴 / 112

舒 婷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 119

张 霖 君子永逝，我怀如何 / 131

辑六

躲 斋 记忆深处 / 145

张 鸣 父亲的赎罪 / 149

胡发云 父亲的“交代” / 158

止 庵 母亲与读书 / 168

辑七

谢 泳 陈寅恪与中国小说 / 175

赵 园 吴宓日记的故事 / 182

康正果 “被发掘者”施蛰存 / 195

陈徒手 陈荒煤：异样的中国当代电影小史 / 200

辑八

- 孙 郁 孙犁的鲁迅遗风 / 209
- 汪 朗 “老头儿” 三杂 / 224
- 鄢烈山 《陆犯焉识》的欧米茄 / 235
- 李 静 一个戏剧菜鸟的《鲁迅》编造史 / 242

辑九

- 蒋 勋 西湖 / 251
- 张宗子 秋天的湖 / 258
- 段 炼 海外看风景 / 261
- 李明洁 布鲁明顿早期音乐节见闻 / 267

辑十

- 钟叔河 念楼补壁（三则） / 271
- 何 频 画谭新钞（三则） / 277
- 李长声 纸上声（三则） / 285

以色列绘画日记

刘小东

2013 年 2 月 12 日

大年初三，想着四月份要去以色列，一头雾水，查看地图如下：这个小地方一直没有安静过，打来打去，从小看的《新闻联播》里就天天有它，耳朵听出了茧子，像催眠曲一样，搞不清内容但一直伴你入睡。

为了要去，才勉强懂点以色列：

好像跟北京大小差不多，一千万人口左右，有一百万穆斯林，有正统犹太人，有俄国犹太人，有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有阿拉伯犹太人。文化混杂多元，因为两次阿拉伯人起义，使得各族人民互不信任，打来打去。

正统犹太人男的每天读经，女的上班干活养家。

以色列占世界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第二，美

国第一。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有墙。

耶路撒冷到底属于谁呢？到了就会更清楚一点吧。

犹太人和犹太人爱聊天，陌生的犹太人之间很快就聊成一锅粥了，越拍桌子说明聊得越好。

以色列绝对不允许巴勒斯坦拥有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13 年 4 月 12 日

昨晚呕吐半夜，今天稍感好转。我是前天忽感胃疼，疼得要命，近两年每次外出都会得病，好像每次都需要换个身体以适应新的环境。

我带着杨波、施谦儿和三蒂九号晚十点上了飞往以色列的飞机。办登机牌前就被问了许多问题，登机前又被检查所有行李，飞机就是晚点也必须等以色列安全人员检查完所有乘客。飞机服务还不如国航，放倒的躺椅分好几段，无法侧身平躺，吃了片安眠药才睡过去。凌晨四点到达特拉维夫机场。

出租车半小时不到就把我们拉到一个小街道的小房子前，要价一百六十美元，比美国贵。房子三层，一百年前在美国做好然后直接海运到这里组装，木质的，不隔音。杨波、施谦儿住顶层阁楼，我和三蒂住二层的两个房间，一楼是客厅，厨房还有一个小工作室。主人是个雕刻家，墙上有他的画，没什么色彩感，都是抽象的形，前后两小院也是他的石头雕刻。房价每月两万谢克尔（以色列的货币），合五千五百美元。

我们洗洗就睡了，直到上午十一点，来人接我们去美术馆。路过地中海，浪很大，阳光很亮，很像古巴。房子还没有古巴的壮实，远处有高楼，新的。路过市场，人很多，卖小吃、布料什么的。吃了一老太太的煎饼果子，喝了儿子卖的蔬菜水果水。去换了点钱，一美元兑换三点六谢克尔。

穿过这些破房子乱瓦，乘十八路公汽直达美术馆。矮的石头房子，和世界一样的简约空间。我的画将在这儿展出，正在装修新的空间。路过时看了看藏品，有毕加索等人的早期不错的作品。没太看多，因为已经觉着累了。

晚饭我们去老城加法的路上吃了肉，牛排，先上一桌像韩餐一样的大盘小盘的菜，铺满一桌，等牛排上来已经饱了。

夜景的老城很神秘，山顶上有人结婚吧，乐声响彻，乐手背着天大的号，吹着、跳着。古堡是千年前的吧，看牌子写明这里有四千年的历史。俯瞰黑色的地中海。巨大的蝙蝠在另一个古堡里盘旋。

回到住处，有点胃疼，想想明天会好的，喝点酒，睡了，明早八点要去



耶路撒冷。

上车，胃还疼，昏昏睡到耶路撒冷。

到了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三角形建筑，进门左侧的三角墙上是犹太人过去美好生活的录影，右侧长长的各种展厅里都是二战期间的屠杀，观众太多，有学生有士兵。我的胃疼得不行了，只能匆匆过去，坐在院子里不能动了。找到当地带我们的人，她直接拉我去了医院，犹太大夫跟中国大夫一样，量血压，摸肚皮，说是吃了不好的生的东西，吃点药吧。我好想让他打吊针，这要是在老家一瓶吊针肯定好。

吃了药，更疼。

回来路上是巴勒斯坦管辖的地区，只有这条高速是以色列的，路边是高墙，铁丝网。远处的山上都是房子，乳白的石头，黑窗户，像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字，松树像犹太人带弯儿的头发，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这里的一切都长到一块去了，像极了。

晚上吃了米饭西红柿鸡蛋，睡了，疼，胃疼，跟妻子喻红视频，说每隔二十秒，胃抽筋一下，疼死了。她说这跟宫缩一个样子。妈的又扯到她怀孕我没好好照顾那段历史去了。

半夜，吐了，早晨稍感好转。

2013 年 4 月 17 日

早九点出发去希伯伦，巴勒斯坦最大的城市，十六万人，八百多以色列人，六百多以军士兵，这里被以军宵禁占领。

空城，也叫鬼城，没人。一个叫“人性底线”的组织带我们和德国媒体一行来到这里。组织者犹太人讲解这里的历史。这里是犹太祖宗亚伯拉罕的墓地，当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这里是犹太人的天地，他就带着犹太人来到这里繁衍生息。

一九二九年阿拉伯屠杀犹太人也在此。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后慢慢占领此地。

现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宵禁在家，大部分人已被赶到市外，仅有的一些人只能从房顶开个小洞爬出去，走后门，前门的街上是不允许他们出入的。

我们沿街游走，每个关键的街口或房顶都有荷枪实弹的以军士兵，装甲吉普车轰鸣而过。门被铁皮封着，窗户都是铁网，小街区里还有到处扔弃的塑料椅子，野猫穿来穿去，铁丝网横在路边。

士兵走来走去，喝着咖啡抽着烟，也允许我们乱拍，只是不能靠太近。

我们走过多条空寂的街道，这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热闹非凡，带领我们的组织者当时还是以军士兵，他举着巴勒斯坦曾经热闹的市井生活照对比着今天的残酷现实。

沿街上行，崎岖小路上了山坡，侧望过去满山瓦砾小屋，铺满山上山下，环绕四周，壮观悦目、耀眼，但是空无一人。

山坡有一小房，房前空地小憩，组织者从巴勒斯坦小伙手中接过三明治分给我们，同时也分给我们一些材料。上面是以兵如何殴打巴勒斯坦小孩，十岁的，十三岁的，十五岁的，被布蒙着眼，几个以兵围堵着。一个巴勒斯坦中年给我们讲他的鼻子如何被以兵打歪，他的孩子如何被以兵带走。另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在房前抽着水烟，一声不吭。房子的墙上写着“This is Palestine”，房后就是一个以兵的小岗哨，巴人不能过去。

我没见过如此大的空城，没想到以色列人如此对待巴勒斯坦人。也没想到反对以色列政府和军队行为的组织者是犹太人。回来的路上，被以兵拦下，用枪指着我们问车里有没有穆斯林。海关关卡不仅检查所有行李，还用军犬嗅遍全车内外。

我们一车无语，看着窗外的山坡由秃石慢慢过渡到松树满山，就知道已经从巴勒斯坦回到了以色列。我问司机是犹太人吗，他说不，我是阿拉伯人。

2013 年 4 月 18 日

开始画第一张画，很小，画一个犹太女孩的侧面，手捧着《旧约圣经》，几乎贴上了眼睛，背景是哭墙。

比较紧张，也许以后的画不紧张但没有这张诚恳呢。

睡觉前看到墙角的书柜上有本影集，想是主人常看的。旧旧的，厚厚的，一共八页，十六张照片。扉页上写着 Doreen Foghel 和 Jacob Fridman 的结婚日期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下午六点半。第一张是美丽的新娘白纱白花半身像，第二张她和新郎，这才知道她很小巧，比男人矮一头，看上去乡村般的单纯。第三张新郎，不屑的有才华样子。第五、六、七是和父母合影。第八张父母挽着新郎入教堂，第九张新郎挽着新娘，第十张老父母合影，十一张是新郎新娘切蛋糕，十二张是父母合舞，十三张新娘与父合舞，十四张新郎与母合舞，十五张众人扛着新娘前行，十六张家族三四十人大合影。最后一张新郎搂着新娘回头微笑，像是谢幕。美极了，褪了色的照片。

想起前些天去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那里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曾经一样的快乐温馨，二战被纳粹销毁了，可能连这样的影集也留不下几本。



又想起昨天去的希伯伦，巴勒斯坦人的家庭是不是也这样，他们被迫离开以色列占领区，家里是否还有这样温馨的影集，还是这样的生活只能变成了回忆。

2013年5月1日

劳动节，这里也休息，不知道是否也叫五一国际劳动节。

最后一张画是女兵，在我们住处门口画完的。枪是根据其他女兵照片画上去的。怀抱长枪站在一片平常的风景前，天空冒烟，那天正好是火节，百姓可在任何空地上放火。

至此画完全部作品，小画三十厘米乘二十厘米，共十八件，大画一百五十厘米乘四十厘米，一件。

从十七号到现在，这些天几乎没出门，都在小小的工作室画画，早晨十点站到下午两点，吃午饭，下午三点多站到晚上八点，站着画完这批小画。一半画的是以色列，一半画的是巴勒斯坦，有头像，有风景，有室内，有人群。只有最后一张大画是写生，其余都是根据自己的照片画的。画到女兵很不容易，很多人帮我联系，但都无回音。最后还是杨波到邻居家请到了这个女兵，兵的服装是国家的，兵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如果有人控告她用国家财产给人当模特儿，她会受到军事法庭提审的。所以画她的时候没有枪，也没有拍照。就当是我编的一张肖像吧。

对了，有一天当地艺术家 Mike 带我们去一趟贝都因人的部落，他们是以色列游牧民族，信奉伊斯兰教。路过漫天麦浪，以色列的麦子漫山遍野，黄黄的像他们面包的色彩。到达一片没有麦浪的秃山，那里是贝都因人的居住地，这里有他们从一九一〇年代开始的祖坟，他们搭着简易棚子。看到了三个妇女，一个学步小孩，三个成年男子。其中一个妇女九十多岁，脸有文身。一个妇女在烧塑料布，一个妇女大骂政府，因为政府把他们从原合法居住地赶到这儿，等到了这儿又说这里居住也不合法，于是军警强拆了他们的住房，铲掉了他们的树木。看来哪里都有强拆。

明天画展将在特拉维夫美术馆开幕，上午押送最后这张画去了美术馆，还看馆藏，像所有西方美术馆，五脏俱全，主要是印象派到毕加索。看到脚软，因为这些天没出门，缺钙，有一天伸懒腰还伸得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终于注意到阳光了，阳光已经从来时的地中海的春光变成沙漠气候的白光了，夏天了，别忘了这里是中东地区，环绕沙漠，有时沙尘变成粒粒的白光包裹天空，地也是刺眼的白。

晚饭后，睡前，我们坐在小院内，杨波、施谦儿弹着吉他唱着歌，有时苏联，有时周杰伦，有时何勇，有时张楚，有时是施谦儿的自编自唱。我喝着酒，像在所有地方一样，享受着艰苦生活过程中的享受。

（原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11期）

